

文化苦旅

余秋雨

# 文化苦旅

余秋雨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雨合集. 23卷 / 余秋雨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8-8574-9

I. ①秋… II. ①余… III. ①文艺—文集

IV. ①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6541号

总策划 / 刘东杰

特约策划 / 唐建福 聂昌慧

执行策划 / 李运才 齐飞

责任编辑 / 赵燕胡 王慧 白汉坤 周易之 陈艳丽 刘仕洋 顾思嘉

装帧设计 / 后声文化

### 秋雨合集

余秋雨 著

---

主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2092664 传真: (0531) 82092625

网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规格: 690mm × 980mm 16开本

印张: 350.5印张

字数: 4624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28-8574-9

定价: 1980.00元

---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10-80261198



## 关于这座雕像的趣事

2010年1月，一家据说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与一家资深的教育刊物联手，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做民意测验，询问“谁是你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作家”。由于青年人见识尚浅，居然把我选成了第一名。在颁奖典礼上，我得到的“冠军奖杯”就是这座雕像。雕刻者是非常有成就的艺术教授钱为先生，但他至今没有见过我，只凭着书上的照片就雕出来了。

没见过面就雕得那么好，实在令人佩服。只不过，他把我雕瘦了。这好办，从那天开始，我就按着雕像的标准锻炼塑身。结果，一段时间下来，我已经和雕像一模一样了。

这件事，牵涉到很多话题。例如，艺术与对象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互代，人的自我改造可能，等等。觉得有点意思，因此放在扉页，以作留念。

（秋雨自记）



开始“苦旅”的那一年。

## 原版初序

我在好些年以前写过不少史论专著，记得曾有几位记者在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

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龄经常会在心头打架，有时还会把自己弄得挺苦恼。例如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这是另一种年龄在捣乱了。

苏东坡曾把自己的放达行为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左手牵猎狗，右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才三十八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如果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几千年，人类不就要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

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当然不会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单身孤旅，但李白的轻舟、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我无法穿越由拥塞懈怠白眼敲诈所连结成的层峦叠嶂。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外出讲课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

就这样，我一路讲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实在不少。旅途中的经历感受，无法细说，总之到了甘肃的一个旅舍里，我已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历史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地方，用先辈同样的黑眼珠打量着差不多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图书馆和大学，以前总把它们看作文化的贮存地。现在才明白，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贮存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

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站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风格和体裁都不同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苍老。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

因，我在山水历史间插入了不少人生回忆。

但是，历史终究会以自己的漫长来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开阔来显现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

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因为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重重叠叠的人伦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团团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埋路，这便是老。

我就这样边走边想，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远方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象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文化和人生的种种定位毕竟还有很多可以重新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弹性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人生的心理年龄和更新可能。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采果集》

既然整个都是漂泊旅程，那么，再佳的留驻也不会否定新的出发。基于此，我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一九九〇年初夏，自新加坡返国



## 新版小叙

让我先抄录一则笔记：

某家一子，出门旅世，因步履开阔、人气健旺而遭来多方嫉恨，不时有秽言凶讯传回门庭。家人塞耳有声，闭目有魇，久而久之，以为浪子早已殒灭旷野，只得横心割舍，弃绝记忆，任何言谈，皆不提及。

岂料二十年后某日黄昏，屋外步履纷沓，笑语欢腾。家人窥之门缝，只见浪子器宇轩昂，从者如堵，浩荡肃穆，恭立门外。家人急忙开门相拥，拭泪而问，方知其于漫漫岁月间，浪迹宇内，周济天下，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家人遂烧水为沐，煮米为食，裁布为衣，整榻为憩……

对我来说，《文化苦旅》就是这个外出的浪子。它“出门旅世”的时间更长，带给我的麻烦难以计数。

所有麻烦，都来自于它的极度畅销。它不小心成了当时罕见的一个文化热点，而它又不具备任何权力背景，因而立即转化成媒体的攻击焦点。当时国内的多数媒体，还不清楚诬陷和诽谤是刑事犯罪，因此都围绕着它，连年倾泄，恶语滔滔。

其实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它，多数不是真身。因为已有统计，此书盗版数量至少是正版的十八倍。也就是说，十八个假身之中才可能

混进一个真身。但是即便这样也不放过，那么多报刊一直在伪造它的种种“错误”，顺便把我也一起伪造，一起做假。我曾撰文笑问南方一家著名周报的社长：“贵报二十余年锲而不舍地编造我的生平，篇幅如此惊人，今天请你告诉我，哪一句是真的？一句，只要一句。”

这些传媒自恃权势，当然不屑回答。结果，一年年下来，即便是我的朋友，也都捧着盗版书，信着我的假生平，听着我的假传闻，却又宽容了我。我自己连解释一句，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想来想去，都是《文化苦旅》惹的祸。因此，我一直想切割与它的关系，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不会提到它。

它，成了一具无主的稻草人，成了一个废弃的箭靶子，破破烂烂地歪斜在田野间，连乌鸦、田鼠都不愿看它一眼。国内曾经举办过多次涵盖几十年的散文评选，入选的书籍非常之多，它都不在。有读者对此有点疑问，我说，当然不会在。

这情景，与笔记中那位浪子之殒，颇有点像。

但是，隐隐约约听到，屋外有一些奇怪的声音，似乎与浪子有关。难道浪子还有什么动静？我不敢开门，只能“窥之门缝”。

这一窥，不无惊讶。

上海读者投票评选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学书，是它；

有关部门统计历年来中国家长邮寄给留学子女最多的一本书，是它；

全国文学书籍十年排行榜前列，有它；

全球华文书籍十年排行榜前列，有它；

连读者数量不大的台湾，也在庆祝它发行达几十万册；

连万里之外的学者，也在当地华文报纸上连续反驳大陆文人对它的糟蹋；

……

看来，浪子未死，气场未绝。就像笔记中那个浪子，“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

我离开门缝，许久无语。委屈你了，孩子！

当东方出版中心根据我的要求，把印了二十多年的老版子进行报废处理后送到我的办公室，我就像看到了一位疲惫不堪、浑身黑腻的回家苦儿，不禁有点鼻酸。

错怪你了，孩子！

那么，接下来，“烧水为沐，煮米为食，裁布为衣，整榻为憩”，就是我要张罗的事情了。

毕竟过了二十多年，原来装在口袋里的某些东西已经不合时宜，应该换一点更像样子的装束。艰苦跋涉间所养成的强健身材，也应该更坦然地展现出来。于是，我对新版《文化苦旅》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补，主要是为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让出了篇幅。老读者们一看就知道新加的篇目比原来的文章，开阔多了，沉痛多了，也超越多了。

新版里的文章，多数已经出现在庞大的《秋雨合集》中，因此本书也可看成是我的散文作品精选。这种精选本至少已经出版过三十几种了吧？这一本稍有不同，由我自己编选。

由此想起，直到现在，此书的各种盗版本在市面上还汗牛充栋。我自编一本新版来宣布它们全部非法，挺好玩的。

做这件事，心情不错，因为毕竟，游子回来了，我在帮着打理。我从头到脚看了几眼，还算满意。说“器宇轩昂”也无妨，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还不该听一句好话？

初读《文化苦旅》的朋友们都已经上了年纪，后来的那么多读者，应该是他们的儿子一辈，或孙子一辈。据说那个老版本曾经成为很多华人家庭三代人共同的灯下话题，那么，这个新版本也许会承担起同样的差事。时间和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方式。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癸巳年（2013年）故国深秋之夜，余秋雨作此新版小叙

### 入集说明

由于本书文章选自二十二卷本《秋雨合集》，那就不应再入集了，以免重复。但是，很多读者和编者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本书有特殊的代表性，应该加入，也好让读者在浏览合集之前先获取一个“易持文本”和“精粹选本”。那就称作“卷外卷”吧，用来“压卷”。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日

# 目 录

原版初序 .....	001
新版小叙 .....	001

## 第一部分 如梦起点

牌坊 .....	003
寺庙 .....	015
信客 .....	022

## 第二部分 中国之旅

我的山河 .....	043
都江堰 .....	051
道士塔 .....	057
莫高窟 .....	066
沙原隐泉 .....	073
阳关雪 .....	077
西域喀什 .....	081

废井冷眼 .....	089
杭州宣言 .....	097
黄州突围 .....	105
山庄背影 .....	117
宁古塔 .....	131
抱愧山西 .....	143
风雨天一阁 .....	159

### 第三部分 世界之旅

漂泊者 .....	173
这里真安静 .....	183
鱼尾山屋 .....	192
北欧寒夜 .....	208
远方的海 .....	220
写经修行 .....	229

### 第四部分 人生之旅

谢家门孔 .....	247
巴金百年 .....	262

佐临遗言 .....	283
寻石之路 .....	301
文化之痛 .....	313
天人对话 .....	325
为妈妈致悼词 .....	338
祭笔 .....	344

**附录：**

《秋雨合集》总览 .....	357
作者简介 .....	363

# 第一部分

## 如梦起点





# 牌坊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很多牌坊。

牌坊是一种石质门架，一般有两层楼那么高。每年乡间举行全民欢庆的“庙会”时，也会在寺庙门口临时用木条搭建一种牌坊，上面装饰得很花哨，几天庙会一过，就拆掉了。永远不拆的就是那种石质牌坊，最老的据说有五百年了。

在乡间的各种工匠中，石匠的地位最高。这是因为，其他工匠的活儿比较家常，而石匠的活儿都比较重要。石匠里边又分三等，最低一等砌凿墓碑，中间一等砌凿石桥，最高一等砌凿牌坊。

就像世间很多行业一样，活儿越多的等级越低，活儿越少的等级越高。这事又带来一番蹊跷，等级越低的日子反而越好过，等级越高的日子反而过得不好。

砌凿墓碑，与家家户户有关。各家各户在做丧事时也都舍得花钱，很少讨价还价，因此这种石匠特别富裕。只不过，大家都暗暗知道，这种墓碑石匠往往与盗墓贼有点往来。盗墓贼为什么总是选得很准？为什么连暗藏的豁扣、活砖也一清二楚？还不是这种石匠露了口风。盗墓贼在乡民口中叫“掘坟光棍”，方圆几十里最出名的掘坟光棍叫“夜仙”，因此乡民也就把墓碑石匠叫做“夜仙班”，